

巴列维时期 伊朗和以色列战略关系的成因

章 波

内容提要 历史上波斯民族和犹太民族存在传统的友好关系；巴列维王朝的西方化、世俗化政策有利于伊朗和以色列的接近；以色列需要打破在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孤立局面；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以色列需要通过伊朗转移伊拉克犹太人；1950年伊朗承认以色列。50年代初伊朗开始向以色列供应石油；50年代中期地区和国际形势的发展促使伊以建立了战略关系。以色列向伊朗提供了军事、武器等方面的援助。两国有共同的地缘战略利益。50~60年代，以色列同伊朗联合抵抗苏联和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的威胁、干预及影响。1958年革命后的伊拉克成为伊朗和以色列共同的敌人。美国一直支持以色列和伊朗的战略关系。

关键词 巴列维 伊朗 以色列 战略关系

作者简介 章波，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犹太文化研究所博士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助理研究员（南京 210093）。

伊朗的西方化、世俗化改革 与伊斯兰势力的反抗

犹太人是伊朗最古老的居民之一。犹太人和波斯人最早的交往是在公元前538年波斯国王大居鲁士释放了巴比伦之囚。但是一些犹太人没有回耶路撒冷，宁愿处于散居中。巴比伦的犹太社团逐渐扩展到波斯其他省和城市。多位波斯统治者的宽容使很多犹太人上升到波斯宫廷显赫的位置上。犹太社团繁荣并享有宗教和法律自治。波斯帝国对犹太人宽容、仁慈的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治上，犹太民族在巴勒斯坦取得了行省自治；经济上，犹太民族的负担从帝国与行省的双重压力向对帝国的单一负担过渡；宗教上，犹太民族成功地重建了第二圣殿，并取得了神权自治地位。

伊朗犹太人参加了20世纪初伊朗的立宪革

命运动。伊朗立宪革命给伊朗犹太人一个珍贵的礼物，它砸破了束缚犹太人的锁链，犹太人与伊朗官方宗教信徒和平共处的权利得到正式承认。1906年伊朗宪法允许伊朗犹太社团选一位代表作为伊朗议会的代表。这对伊朗犹太人是一个巨大的革命。伊朗立宪革命使伊朗犹太人受到启蒙，使得他们从几个世纪的隔离中解放出来。

1926年4月25日，礼萨·汗正式加冕登基，成为伊朗巴列维王朝第一任国王。礼萨·汗深受土耳其凯末尔思想的影响，严格推行政教分离、世俗化和西方化的政策。他废除了对犹太人

See Gawdat Bahgat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the Jewish State* Israel Affairs, Vol 11, No 3, July 2005, p. 519.

参见冯定雄：《论波斯帝国对犹太民族的统治政策》，载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犹太研究》，2004年第3期，第217页。

See Habib Levy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the Jews of Iran*, Mazda Publishers California, U. S. A., 1999, p. 482.

ibid. p. 484.

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歧视性法律，取消了伊斯兰教什叶派在伊朗的国教地位，禁止宗教干预国家事务和社会生活。礼萨·汗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沉重地打击了宗教势力。伊斯兰教什叶派对礼萨·汗及其巴列维王朝恨之入骨。礼萨·汗尊重犹太人，他参观伊斯法罕的犹太社团时在希伯来《托拉》前面鞠躬。巴列维王朝的统治标志着伊朗犹太人的一个黄金时代。

以巴列维国王为首的统治精英们把世俗化、现代化和西方化作为发展方向，高度推崇伊朗伊斯兰化前的波斯文化。礼萨·汗把伊朗的教育和司法体系世俗化，重新树起琐罗亚斯德教的标志，强调庆祝伊斯兰化前波斯民族的节日。这些政策向伊朗的伊斯兰特征和宗教领导人的特权地位发起了挑战。1941年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继承了其父亲礼萨·汗的王位，也继承了政教分离的国策。他继续削弱伊斯兰教在伊朗的地位，削弱宗教领袖的影响。巴列维王朝的政策和倾向预示着伊朗政府有可能与以色列建立战略关系。

巴列维国王一直受到势力强大的伊斯兰什叶派和左翼集团的攻击。以霍梅尼为首的伊斯兰反对派要求实施伊斯兰法，反对巴列维国王推行的改革。20世纪60年代以后他们对巴列维王朝不断发起反攻。伊朗伊斯兰反对派的发展预示着以色列与伊朗的战略合作关系将受到限制和破坏。

以色列对伊朗的考量

(一) 伊拉克和伊朗犹太人因素

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不久，吸引和加快散居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是以色列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关键。那时伊拉克犹太人是伊朗犹太人的2倍，他们受到迫害、逮捕和审判，并时常被判处死刑。因此，保障伊拉克犹太社团的安全，寻找把他们安全地带回以色列的渠道成为当时以色列外交部的首要任务之一。两伊有很长的共同边界线。伊朗可以被用做伊拉克犹太人撤离的通道。

伊拉克犹太人移民对以色列来说是很迫切的问题。建立与伊朗的政治关系成为以色列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摩萨德向以色列政府施加重

压，要求以色列政府采取行动，寻求伊朗的承认。这一时期大量的伊拉克犹太人通过伊朗移民以色列。从1948年10月至1949年中期，以色列的摩萨德已成功地建立了伊拉克犹太人通过伊朗移民以色列的路线。伊朗对伊拉克犹太人的移民活动给予有限的但是非常重要的支持。1949年11月至1950年初，每个月有超过1000名的伊拉克犹太难民到达伊朗。毫无疑问，伊拉克犹太人因素在以色列对伊朗的战略考虑中有特殊意义。

伊拉克对伊朗政府施压，要求伊朗关闭与伊拉克的边界，禁止伊拉克犹太人通过伊朗非法移民。伊拉克的意图，即阻止犹太人移民以色列，以遏止以色列人口增长。伊拉克的要求被伊朗拒绝。

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伊朗当局没有迫害当地的犹太人，没有限制以色列代表在伊朗的活动。这些都使大部分伊朗犹太人没有回归以色列的迫切愿望。除了伊朗犹太社团较穷的人之外，大部分伊朗犹太人对移居以色列不感兴趣。当时伊朗犹太人口有10万，生活在德黑兰、设拉子、伊斯法罕等城市。成千上万受到良好教育的、富裕的伊朗犹太人控制着地毯业、黄金、首饰、纺织品和制药业。以色列须建立和伊朗的外交关系，帮助伊朗犹太人，且为他们最终移民以色列做准备。对伊拉克和伊朗犹太人安全的考虑是以色列寻求和伊朗政府建立联系的重要原因。

(二) 以色列的外层战略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提出在以色列和伊朗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他提出了外层战略思想。这一战略是基于以下的考虑：以色列被以埃及为首的敌对的阿拉伯国家包围。它们促进了苏联对中东地区的渗透，且要消灭以色列。以色列要越过与它敌对的邻国，远交近攻，与伊朗、土耳其、埃塞俄比亚等亲西方的非阿拉伯国家建立战略关系。外层战略是50年

参见张铁伟编著：《伊朗》（列国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See Gaw dat Bahgat op. cit. p. 520

bil. p. 518.

See U ri Bialer, op. cit. p. 304.

See Gaw dat Bahgat op. cit. p. 521.

代中期到 70年代以色列的一个支柱性外交和国防战略。在美国的支持下,以色列和土耳其、伊朗、埃塞联合起来抗衡苏联的渗透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这 4个国家组成一个松散联盟,而不是一个限制它们的外交活动空间的正式联盟。以色列需要越过阿拉伯国家的敌对之墙。对以色列来说,与伊朗建立联系是对阿拉伯国家孤立以色列政策的打击。

(三) 以色列向伊朗卖武器, 买伊朗的石油

以色列对伊朗的战略考虑是多方面的。以色列重视与伊朗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向伊朗出售武器。巴列维时期伊朗曾是以色列最重要的武器销售市场。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援助是两国广泛合作关系的基础。这为以色列带来很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以色列严重依赖伊朗的石油。不仅阿拉伯国家拒绝向以色列出售石油,而且以色列也很难从西方国家的石油公司获得石油。因为很多西方石油公司担心得罪阿拉伯产油国。1953年以色列和伊朗签署了购买石油的协议。1956年伊朗石油开始被运送到以色列红海城市埃拉特。1957年,苏联中断了对以色列的石油供应后,伊朗石油对以色列显得尤其重要。

巴列维政府对以色列的承认

1947年联合国就巴勒斯坦问题进行投票时,伊朗投票支持阿拉伯国家的立场。伊朗主张建立一个由犹太人自治区和阿拉伯人自治区组成的联邦国家。1947年 11月伊朗投票反对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1948年伊朗投票反对以色列加入联合国。1948年中东战争中以色列战胜了 7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巴列维国王希望以色列能够用它强大的军事实力抗衡反对伊朗的阿拉伯国家。伊朗对阿以冲突持有一种特殊的态度。伊朗虽强调和阿拉伯国家以伊斯兰为纽带的亲缘关系,但不愿意积极卷入阿以冲突。在 1948年战争期间伊朗犹太人社区和以色列派往伊朗的特工的活动没有受到限制。

伊朗在以色列的外交活动旨在确保伊朗人在以色列的经济利益。1948年战争中约 100个伊朗人家庭在以色列的财产被剥夺或破坏。1949年 3月伊朗政府官方代表阿巴斯·西加尔抵达以

色列。他负责处理为伊朗人财产索赔问题。这为以色列外交部要求伊朗承认以色列提供了筹码。

1949年 9月土耳其承认了以色列,随后互派外交代表。这对伊朗承认以色列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为了得到伊朗的承认,以色列政府由美国情报人员为中介,向伊朗的一些政府官员送了 40万美元贿赂。以色列政府官员们用“波斯市场”来形容当时伊朗政府的决策体制。1950年 3月 6日,伊朗内阁决定给予以色列实际上的承认。伊朗内阁指示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向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和联合国秘书长做出承认以色列的正式声明。1950年 3月伊朗在耶路撒冷建立总领事馆。伊朗默许运载伊拉克犹太人的飞机经伊朗领空飞往以色列。由于美国犹太社团的影响和美国政府的鼓励,巴列维改善了伊朗犹太人的处境,且开始向以色列销售石油。

1950年 5月中旬,以色列向伊朗派了一个代表团商讨外交代表和经济事务的问题。以色列的行动旨在让伊朗人相信以色列是一个重要经济伙伴,伊朗发展与以色列的关系对于伊朗经济是有益的。5月底,以色列要求伊朗同意以色列驻土耳其公使埃利亚胡·沙逊兼任以色列驻伊朗公使。阿拉伯世界和巴基斯坦对伊朗承认以色列表示抗议。伊朗首相拉兹马拉的政治地位不稳,伊朗外交部权力弱小,且不与首相合作。伊朗国内政治中宗教的影响日益增长。伊朗不同意以色列向德黑兰派驻外交人员。伊朗一些有影响力的伊斯兰乌来玛要求伊朗取消对以色列的承认。伊朗首相摩萨台没有完全屈服于乌来玛的压力,但

See Gawdat Bahgat, op. cit., p. 523

See Segev, Samuel, *The Iranian Triangle*, the Free Press, Macmillan, 1988, New York, p. 31.

See Mark Tessler, "Israel Arms Exports and Iran: Some Aspects of Israeli Strategic Thinking", *Arab Studies Quarterly*, Volume 11 Number 1, Winter 1989, p. 114.

See Ibid

See Uri Bialer, op. cit., p. 298.

See Mansoner Fuhang, "The Iran - Israel Connection", *Arab Studies Quarterly*, Volume 11, Number 1, Winter 1999, p. 86.

See Uri Bialer, op. cit., p. 299.

Ibid, p. 308.

Ibid, p. 312.

是他命令关闭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1951年7月7日,伊朗外长在国会宣布伊朗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已被关闭。伊朗暂时不会接受以色列外交人员。值得注意的是,伊朗没有取消对以色列的承认。伊朗对以色列的承认对于伊拉克犹太人的移民行动,对于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打开外交局面、摆脱孤立和打破阿拉伯世界的敌对之墙有很重要的意义。伊朗是什叶派伊斯兰国家。阿拉伯国家主要是逊尼派伊斯兰国家。阿拉伯国家和波斯(伊朗)之间的伊斯兰教派矛盾、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波斯(伊朗)民族主义的矛盾由来已久。这也是伊朗不顾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压力,承认以色列的原因。

伊朗和以色列 开始投靠美国

(一) 在苏联的威胁下伊朗投靠美国

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苏联不但迟迟不从伊朗撤军,还支持伊朗北部的分裂势力。1945年11月在苏联驻军的支持下,阿塞拜疆民主党和伊朗人民党发动反对巴列维政府的叛乱,于12月成立阿塞拜疆民族“自治政府”。12月苏联还支持伊朗库尔德民主党成立“库尔德共和国”。苏联成为伊朗的最大威胁。

从1946年初开始,伊朗开始依赖美国。伊朗借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抵抗苏联南下扩张的威胁,确保伊朗安全。美国为伊朗提供了一个后台和保护伞。伊朗当时外交政策的一个中心是寻求从美国获得大规模经济和军事援助。伊朗寻找能影响美国的方式。对很多伊朗官员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以色列有助于提高伊朗在美国犹太人心目中的形象。他们认为美国犹太人能够对美国政府和国会施加对伊朗有利的影响。伊朗对犹太人在美国的影响力有很高的估计。摩萨德特工和美国驻伊朗使馆合作,成功地向伊朗政府施压。伊朗允许伊拉克的犹太难民通过伊朗移民以色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伊朗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把苏、英势力排挤出伊朗,建立美国在伊朗的突出地位,这样可以直接打击苏联,亦可使伊朗成为遏制苏联的基地。1951年伊朗首相摩

萨台推行石油国有化运动。1953年美国在伊朗策划并成功地实施了推翻摩萨台政府的政变,这奠定了美国在伊朗的超强地位。美伊开始二十余年的密切关系。1955年伊朗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同年初,美国决策者决定把伊朗纳入反共产主义阵营。

(二) 以色列外交从中立转变为倒向美国

1948~1950年是以苏关系的“蜜月时期”。苏联在联合国通过关于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和支持以色列加入联合国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在建国当天就得到美国承认。5月17日苏联承认了以色列。以色列得到了苏联很明确的军事和政治支持。以色列采取了中立的外交路线。然而,以色列和苏联的“蜜月”是短暂的。1950年6月朝鲜战争全面爆发,以色列难以再保持中立。以色列在朝鲜问题上支持美国的立场使苏联大为不满。以色列外长夏里特多次发表讲话,要求改变以色列的均衡外交政策。1953年1月苏联爆发了骇人听闻的“克里姆林宫医生事件”。犹太人医生被指控密谋暗害苏联军政要员。同年2月苏联驻以色列大使馆遭到炸弹袭击。苏联政府随后宣布与以色列断交。以色列外交开始由中立完全倒向了西方。1955年捷克斯洛伐克和埃及达成用武器交换棉花协议。这标志着苏联和东欧集团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以色列的政策,开始支持阿拉伯国家。

以色列在冷战初期的中立立场限制了美国向以色列提供援助的意愿。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政治上的孤立降低了它在美国的战略考虑中的价值。随着冷战的加剧,美国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它向美国表示忠诚。于是以色列放弃中立路线,努力打破它在中东地区政治上受孤立的处境。20世纪50年代初以色列走上了亲西方的路线。

以色列建国初期,伊朗人了解以色列的政治倾向,特别担心以色列和苏联的关系,以及犹太

See Mansoner Fuhang op. cit., p. 86.

See Uri Bialek op. cit., p. 314.

参见李伟建等著:《以色列与美国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

参见李伟建等著:前引书,第100页。

参见潘光、余建华、王建著:《犹太民族复兴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95页。

复国主义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当以色列走上了亲西方路线,美国成为以色列的主要支持者后,伊朗消除了对以色列的担忧。以色列在东、西方冷战中越显得远离中立立场,以色列就越能被伊朗接受。伊朗重视以色列遏制苏联在中东地区的扩张等方面的价值和作用。伊朗开始把以色列作为遏制苏联向中东地区渗透和抗衡阿拉伯民族主义影响的一个屏障。巴列维国王非常羡慕以色列的军事和农业技术,希望与以色列建立良好的关系。

伊以战略合作关系 与早期发展

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成功地策划了推翻伊朗摩萨台政府的政变后,巴列维国王开始建立伊朗和以色列的联盟。这种联盟关系一直持续到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伊战略关系的建立是以下事件的反映:1955年苏联通过捷克向埃及提供武器。埃及和苏联的关系日益密切。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后埃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取得了巨大胜利。纳赛尔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和阿拉伯社会主义成为阿拉伯世界主要的社会思潮。伊朗和一些阿拉伯君主国受到很大威胁。1958年埃及和叙利亚建立阿拉伯国家联邦。1958年5月黎巴嫩爆发内战,约旦君主政权面临挑战。1958年亲西方的伊拉克政权被推翻。伊拉克革命把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威胁带到了伊朗家门口。巴列维国王更加把以色列当做一个战略资产。以色列成为伊朗周围反对苏联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威胁的重要国家。伊拉克新上台执政的卡塞姆政权退出亲西方的防御联盟——巴格达条约组织。卡塞姆将军宣称1937年两伊间关于阿拉伯河条约是无效的,卡塞姆支持库尔德领导人巴尔扎尼对伊朗发动了数次袭击。虽然巴尔扎尼同伊拉克的联盟是短暂的,但是伊朗认为伊拉克是伊朗的强大敌人。伊拉克新政权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同埃及结盟,这会导致伊朗的孤立和不安全。巴列维国王应对这些挑战的一个方法是建立和加强同以色列的战略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会促使美国犹太人支持伊朗,而且能确保伊朗同以色列在农

业、水资源、军事训练等方面进行合作。美国支持它在中东地区的亲密盟友以色列、伊朗和土耳其之间的战略关系。这是20世纪50~70年代中东地区战略格局的一个重要特点。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美国、以色列开始向伊朗提供武器。1956年在美国中情局和以色列摩萨德的帮助下,巴列维国王组建“伊朗国家安全和情报局”。其波斯语发音为“萨瓦克(Savak)”。伊朗的萨瓦克、以色列的摩萨德和美国的中情局之间进行密切合作。巴列维派遣伊朗的一些情报人员和军官到以色列学习。1957年夏,尼姆罗迪(Nimrodi)出任以色列驻伊朗武官。这为以伊两国军事合作关系的发展增添了新动力。到1961年以色列已帮助伊朗训练了约400名飞行员、伞兵和炮兵。从1961年起,以军几乎所有的总参谋长都访问了伊朗。伊朗很多高级军官访问过以色列,有些军官甚至多次访问。伊朗战争装备部副部长曾经访问以色列一百多次。1962年9月23日,以色列签署了帮助检修伊朗空军飞机发动机的合同。到20世纪60年代末,伊朗军队中几乎每位将军都访问了以色列。有数百位军官接受以色列的训练。以色列还在农业、水资源利用等方面向伊朗提供援助。巴列维把以色列作为伊朗发展的一个样板。以伊关系是秘密和低调的。戒备森严的以色列驻伊朗大使馆位于德黑兰市中心的主要街道上,直到70年代中期,它还没有标明是以色列外交机构。在伊朗的以色列人和伊朗民众没有什么联系。

1957年9月伊朗副首相兼国家安全和情报局(Savak)局长巴赫蒂亚尔(Taimour Bakhtiar)在巴黎会见了以色列驻法国大使馆的政治参赞卡罗兹(Ya'akov Carozi)。巴赫蒂亚尔赞扬以色列国防军。他对纳赛尔在中东地区的活动表示关切。他以伊朗国王的名义表示愿和以色列进行合作。以色列欢迎伊朗的倡议。巴黎会晤后,以色列和伊朗两国派代表在罗马举行高规格会晤。双方一致认为,埃及和苏联是对中东地区国家的威

See Mansoner Fuhang op. cit., p. 87.

彭树智主编;王新中、冀开运著:《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28页。

See Segev Samuel op. cit., p. 44.

See Mark Tessler op. cit., p. 113.

胁。以色列驻法国大使馆的政治参赞卡罗兹被派往德黑兰，他为两国的政治合作奠定了基础。1958年7月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在给伊朗巴列维国王和埃塞国王的信中对埃及和叙利亚的联盟表示关注。他指出约旦等亲西方国家面临的威胁。他建议扩大以色列和伊朗的合作领域。本·古里安总理说巴列维国王对伊朗犹太人英明的政策是和大居鲁士的传统一致的。作为回应，巴列维下令扩大伊朗和以色列的情报交流，商讨共同挫败任何推翻约旦国王的企图。巴列维声称他将继续历史上大居鲁士对犹太人的宽容和友好政策。1960年春以色列外长的顾问罗文·希洛(Reuven Shiloah)访问伊朗后，巴列维国王决定伊朗和以色列建立全面外交关系。1960年7月23日，伊朗国王证实，伊朗在十年前已经承认以色列。伊朗将继续坚持这样的政策。

伊朗国内伊斯兰教什叶派神职人员毛拉利用伊朗政府与以色列的关系，煽动民众推翻巴列维政府。巴列维命令伊朗在与以色列的关系问题上尽可能保持低调。他担心同以色列公开发展战略关系不仅会危及自己的统治，而且妨碍伊朗同沙特阿拉伯和约旦等国家的关系。巴列维清楚伊朗与以色列关系的重要性。他相信以色列能够向美国施加对伊朗有利的影响。他通过以色列领导人向美国提出援助请求。巴列维不屈服于国内反对派和阿拉伯国家的压力。伊以战略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持续到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虽然伊朗的官方政策是极力把与以色列的关系掩盖起来，但是伊朗的统治阶层，特别是巴列维王室成员宁愿在以色列享受高级护理和医疗服务。

1963年4月5日伊朗发生了流血冲突。受到白色革命打击的宗教领导人利用以伊关系煽动对伊朗政府的不满。霍梅尼领导了反对国王的暴力运动和与政府的冲突。4月11日霍梅尼指责巴列维国王根据以色列的指示攻击宗教和在以色列的煽动下发动白色革命，以色列人在伊朗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霍梅尼攻击巴列维国王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代理人，以色列人是巴列维国王及其反动政府的帮凶。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和巴列维国王与以色列的亲密关系成为刺激伊朗民众

反对巴列维政府和美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结 语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1979年，伊以战略关系得到广泛而深入的发展。以伊建立战略关系的原因是：

1. 波斯帝国对其统治下的犹太人实行宽容、仁慈的政策。波斯民族和犹太民族有友好关系的传统；巴列维王朝的西方化、世俗化政策；以色列需要打破在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孤立处境；以色列需从伊朗进口石油。伊朗则从20世纪50年代到1978年不断地向以色列供应石油；以色列需要伊朗的帮助，以转移和保护两伊的犹太人；以色列向伊朗提供军事、武器、技术等方面伊朗所急需的援助。

2. 共同的地缘战略利益。20世纪50~60年代，以色列、伊朗要联合对抗苏联和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的威胁、干预与影响。1958年革命后的伊拉克成为伊朗的一个重要敌人；70年代初埃及外交倒向西方。1970年埃及和伊朗复交。伊拉克仍然是以色列和伊朗共同的敌人；美国一直支持以伊间的战略合作关系。

但是，伊朗伊斯兰势力和一些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强烈反对以伊战略关系。因此，巴列维极力掩盖以伊战略关系。两国战略关系一直处在秘密和低调之中。1947年伊朗反对巴勒斯坦分治决议，1948年伊朗反对以色列加入联合国。1950年伊朗承认以色列后迟迟不同意以色列向伊朗派驻外交人员。伊以两国战略合作关系主要是在以色列与以巴列维国王为首的伊朗王室、政府、军队和情报机构中的官员间展开的。当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的统治、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后，伊朗与以色列的战略关系中断。

(责任编辑：徐拓 责任校对：贾丽华)

参见彭树智主编：王新中、冀开运著：前引书，第341页。

参见范鸿达著：《美国和伊朗：曾经的亲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68页。